

在《诗经》里遇见美好

丁徐荣

每日去单位，都会看到那条并不宽阔的河流，河边长满野草，间或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野花。秋冬之际，天色向晚，漫步河边看芦苇瑟瑟，一道残阳铺水中，不由想起《诗经》里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的句子。

是的，《诗经》里的蒹葭就是这河边的芦苇。清吴其浚《植物名实图考》中说：强脆而心实者为荻，矛纤而中虚者为苇。寻常可见的事物，在《诗经》的前尘旧梦里，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名称，读来古意盎然，雅趣十足。比如“菘”指大白菜，“菲”是萝卜，采菲时菘，仿佛上一辈子的事，遥远而美好。我们现在说“萝卜白菜，各有所爱”，简单直白，却也有着烟火人世的温暖。诗三百里，这样美好的字眼比比皆是。再如《采薇》之“薇”，即我们常见的野豌豆苗。春天来临，野豌豆苗的紫红小花开得漫天遍野。有同事对它情有独钟，总是带个塑料袋采一大把，回家打汤或凉拌，据说滋味鲜美，让人垂涎。她这个颇具古风的舌尖上的爱好，不经意间让我认识了“薇”，想来，这美味之中也萦回了丝丝诗意。

想象一下，两千多年前的彼时，在我站立的这块土地上，先民们也许正在采桑采薇采卷耳吧。那时的天很蓝，河水清且涟漪，劳作的女子抹一把额上的汗，忽然就想起远方的良人，忧伤如水草漫过来，不由低低吟唱：采采卷耳，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，寘彼周行。为生活劳形的先民们，眼前所见，耳中所闻，身旁所倚，大自然的一切，均可成为他们抒发胸怀的具体物象。所以《诗经》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，它所描绘的那些原生态的生活场景，千载之后读之仍觉亲切。

已记不清第几次拿起《诗经》了，每一次都读得异常辛苦，但苦中也有乐。因年代的不同、学识的深浅，各家注释杂陈己言，莫衷一是。跟随毛传、郑笺、朱子等名家的脚步，困在君臣后妃、“淫奔”之辞里，如被云雾，神思恍惚。但换种读法，忽略释义，以最初的印象将自己代入其中时，情形便大不相同，仿佛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。如此在一叹三叠的字句篇章里，诗中人物的思慕之渴、相聚之欢、离别之苦、

被弃之哀顿时鲜活起来，那些思妇、君子 and 士兵们仿佛都穿了旧时的衣款款而出。

这般看来，一部《诗经》就是过日子。它所描述的不过是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日常，田耕、绩麻、渔猎、婚丧嫁娶，读着节气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它把先民们最初的面貌，最真实的情感，无论是风的俗常，雅的温厚，颂的郑重，都以简畅直白的语言叙述抒情出来。后人读之，心有戚戚，感动并触发自身的智思，在虚空里伸手与古人相接。它并未讲述深刻的大道理，多以物起兴，因物托意，诉说艰难人生里的一点点温情。

《诗经》起始久远，它所包含的朴素天成的爱与思却沿着历史的长河脉脉相传。今时男子初识女子，怦然心动，会念兹在兹“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扬”；追而不得，便感叹“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；若两情缱绻，则誓言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”；结为永好了，更期望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你看，时空不停转换，我们的生活日常却依旧能从《诗经》里走出，这才是《诗经》的好。

又如郑风《女曰鸡鸣》：女曰鸡鸣，士曰昧旦。子兴视夜，明星有烂。年轻的妻子听到鸡叫，赶忙推醒身边的丈夫，说鸡叫三遍了，快起来去上工啊。男子睡意正浓，嘟哝道：哪里呀，天还未亮啊，不信你看窗外，星星还璀璨着呢。年轻小夫妻的对话饶有情趣，让千年之后的我们读之忍俊不禁，仿佛看了一幕家庭生活穿越剧。

孔子说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思无邪。北宋理学家程颐云：思无邪者，诚也。现代作家扬之水解释为健全的心智和健全的情感。这“诚”和“健全”，我理解为真诚的心意和本真的形态，旨在遵从生活本义，抒写爱恨情长，其中有所悲有所喜，有所望有所思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《诗经》是远古时候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生发于“里巷歌谣”，散落于广阔大地，把美好温暖的情感传承至今。

品读《诗经》，仿佛凝听从远古吹来的笛音，清亮悠远。细赏它的繁枝细叶，静思时光之美好，恰如风雨潇潇故人来，默然不语中，独享一种自在清欢。



迁徙 汤青 摄

邂逅喀纳斯

顾乐生

那年六月，我从江南水乡到达阿勒泰，一走进北疆巍峨雄奇的阿尔泰山脉和连绵不绝的大森林中，就有一种旷世之美、遁世之感。一路上，山巅积雪与白云谐趣，山下青草与繁花媲美，朝霞映红了喀纳斯河谷，卧龙湾、月亮湾、神仙湾，一个个宛若仙境。

王蒙曾说，来到喀纳斯，就像来到了镜子里，见到了非人间的清辉和玉臂。

六月的喀纳斯，景色宜人，气候凉爽，犹如童话中的宝镜。站在岸边高高的观鱼亭上，就可以看到这柄月牙形宝镜，在天光山影下，变幻万千，让人迷恋。

喀纳斯湖，水波万顷，冰清玉洁。随着阳光和云朵的变化，湖水不断变换着颜色，时而湛蓝，时而墨绿，时而银白，美不胜收。

站在船头极目远望，是晶莹的雪山冰川。环湖群山林木葱笼，是镶嵌在喀纳斯湖周精致的边框……喀纳斯湖沿岸山体陡峭，有六道石岩伸向湖心，形成了六道湾。船过每道湾时，人都能感受到船的颠簸，特别是经过二道湾时，感觉有一道大的涌浪，似乎是神秘的“湖怪”在作祟，但是船过，又浪静风平。

“‘湖怪’其实是湖中的大红鱼。”图瓦人说。

湖边山坡上散布着图瓦村落，图瓦人与喀纳斯朝夕相伴，以放牧和狩猎为生。他们用松树原木垒砌成斜顶的小木屋，用木棍圈成木栅栏，牛羊就卧于木屋前后的草地上。图瓦人的小木屋洁净、敞亮，地上铺着地毯，墙上挂着主人人们的蒙古袍、狩猎用的弯弓和野狐的皮毛，正中悬挂着巨大的成吉思汗织锦像，像上披着主人敬献的金色哈达。

当你走进图瓦人的家，好客的主人，让年长者先入坐，并献上奶茶、面点和糖果，然后一家人分别弹起马头琴、二弦琴，老人吹起古老的草笛——楚儿。大家围坐着在一起，听他们弹唱《美丽的喀纳斯湖波浪》。草笛低沉、优美、苍凉，倾诉着图瓦人对喀纳斯无限的怜爱。歌声像浪又像风，从

旷远的湖面吹来，穿过村庄，带着树木青葱的水汽和草地鲜花的芳香，吹进小木屋，如梦如幻，如诗如画，在悠远、绵长的韵味和情感中，有一种天籁在流淌。

漫步在额纳斯河畔，是我千金难买的时光。六月大量冰雪融水，喀纳斯湖上游星罗棋布的湖泊满了，喀纳斯湖也满了，一股股清流从湖口奔涌而下，河水是透明的，带着额纳斯的呼吸，泠泠有雨丝飘过，一阵清凉。

两岸高大的松杉、白桦树，苍翠欲滴；林间草地，奇花异卉，争芳斗艳。河水欢歌而去，喧声在山谷间回响，白云在蓝天上分享，苍鹰在青山间翱翔。

我在河边捡拾卵石，经年淘洗的卵石带有额纳斯的记忆。有的纯净得如冰一样晶莹剔透，有的青绿得如眼前的山峦，有的斑驳得如石上的岩画……大自然的魔力，留下了额纳斯童话般的圣洁和美丽。

诗人说，喀纳斯就是我们人类美的故乡。

喀纳斯之美，美在她的前世今生。五亿年前奥陶纪，喀纳斯开始孕育；20多万年前第四纪冰川，喀纳斯初长成；3000年前，古代游牧民族在山石上留下了丰富的岩画；800年前，成吉思汗西征路过此地，赐名为“王者之水”；100年前喀纳斯正式回归，直到40年前揭开她那美丽的面纱……史诗般的岁月，汇集成了喀纳斯气势磅礴的篇章。

喀纳斯之美，美在她的天生丽质，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。喀纳斯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，地处偏远、长期封闭，生态系统保存极为完好。终年积雪皑皑的山巅、晶莹闪亮的高山冰川、蓝宝石般深邃的湖泊、郁郁葱葱的阿尔泰山森林、繁花似锦的大草原……大自然的巨擘，书写出了喀纳斯自然唯美的诗章。

大美无言。喀纳斯美到极致，只能用心去感悟。回望曾经的旅途，遥远，悠长。六月邂逅喀纳斯，心已融入梦幻般的湛蓝，让人珍惜，令人难忘。



画秋 李昊天 摄